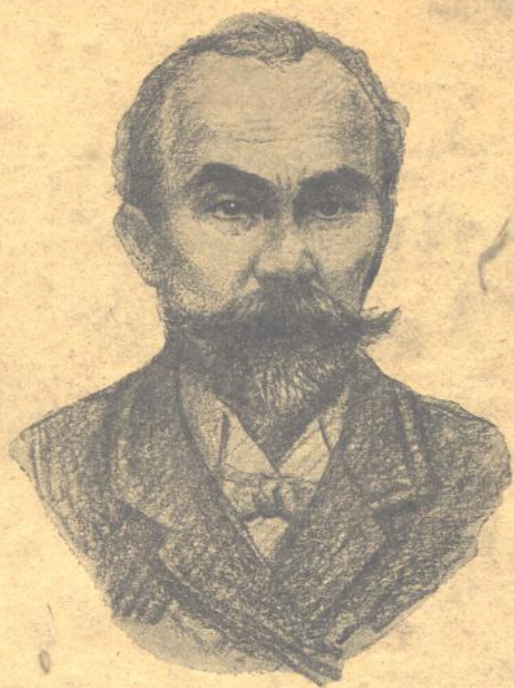




普列汉诺夫
哲学著作选集

普列汉诺夫
哲学著作选集

(第三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Г. В. Плеханов
ИЗБРАННЫЕ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6

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1956 年版译出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

(第三卷)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 320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56 號

五三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開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張 $28\frac{5}{8}$ • 插頁 5 • 字數 708,000

1962 年 7 月第 1 版

1962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01—16,000 定价(大) 3.80 元

統一書號 2002 • 158

2105 2103

目次

- 普列汉诺夫在 1904—1913 年的著作中对唯心主义的
批评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捍卫(緒論)…………… 1—27
- [恩格斯的著作《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俄译本第三版
序言]…………… 28—58
- 《科学社会主义和宗教》讲演提綱……………59—69
- [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一书俄译本
第二版的译者序言]…………… 70—93
- 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94—104
- 評安东尼·潘涅庫克的一本小册子 ……………105—110
- 安东尼·潘涅庫克:《社会主义和宗教》。由 A. 拉特涅尔从德文
譯成俄文,彼·魯緬采夫主編。“知識”社廉价丛书第 121 号。
定价五戈比。1906 年版。
- 对《法兰西信使》杂志所作的宗教前途問題調查的答复 … 111—112
- 約瑟夫·狄慈根…………… 113—133
- 恩斯特·翁特爾曼、安东尼奥·拉布里奧拉、約瑟夫·狄慈根:
《历史唯物主义和一元論唯物主义的比較》。伊·納烏莫夫从
德文譯成俄文,巴·格·达烏盖編校,1907 年圣彼得堡巴·
格·达烏盖出版。約瑟夫·狄慈根:《哲学的成就和关于邏輯
的书信,专論民主的无产阶级的邏輯》。巴·达烏盖和阿·奥
尔洛夫从德文譯成俄文,俄译本附有欧·狄慈根的序言和原作
者的画像,1906 年圣彼得堡版

05974

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問題	134—214
卡尔·馬克思逝世二十五周年	215—219
MATERIALISMUS MILITANS (答波格丹諾夫先生) ...	220—335
第一封信	220
第二封信	247
第三封信	290
評弗·呂根納的一本书	336—347
弗兰茨·呂根納:《自然宗教和社会宗教(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的宗教理論)》。1908年圣彼得堡版	
昂利·柏格森	348—354
昂利·柏格森:《創造的进化》。M. 布尔加柯夫根据法文第3版譯出。1909年莫斯科版	
評舒里雅齐柯夫的一本书	355—360
弗·舒里雅齐柯夫:《西欧哲学(从笛卡儿到馬赫)对資本主义的辯护》。“莫斯科书籍出版社”。1908年莫斯科版	
論俄国的所謂宗教探尋	361—496
第一篇文章 論宗教	361
第二篇文章 再論宗教	405
第三篇文章 頹廢派的福音书	453
評瑪·居友的一本书	497—502
瑪·居友:《未來的无宗教信仰——一篇社会学研究著作》。	
其中附有阿·傅立叶的居友小傳和德·尼·奧夫夏尼柯—庫利柯夫斯基教授的序言。譯自法文(第11版),薩克尔編校。圣彼得堡版。	
評威·文德尔班的一本书	503—507
威廉·文德尔班:《十九世紀德国精神生活中的哲学》。M. M. 魯宾施坦譯自德文(譯文业經作者本人审閱)。“环节”出版社版。	

1910年莫斯科版。

胆怯的唯心主义 508—546

約瑟夫·彼得楚尔特：《实证論观点中的世界問題》。P. Л. 譯
自德文，巴·尤什凱維奇編校并作序。“野玫瑰”出版社。1909
年圣彼得堡。

談談学哲学 547—551

哲学中的怀疑論 552—578

劳尔·李希特尔：《哲学中的怀疑論》，第1卷。弗·巴札罗夫
和波·斯托普納爾譯自德文。《現代哲学丛书》第五册。“野玫
瑰”出版社。1910年圣彼得堡。

評亨·李凱尔特的一本书 579—585

亨·李凱尔特：《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譯自德文第二版，斯·
赫森編校。“教育”图书出版社。1911年圣彼得堡版。

評爱·布特魯的一本书 586—591

爱·布特魯：《現代哲学中的科学和宗教》。弗·巴札罗夫譯并
作序。《現代哲学丛书》第三册。“野玫瑰”出版社。1910年
圣彼得堡版。

十九世紀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 592—643

十九世紀的空想社会主义 644—697

I. 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 645

II. 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 665

III. 德国的空想社会主义 684

阿·德波林《辯证唯物主义哲学入門》一书序言 698—726

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 727—782

（黑格尔和黑格尔左派——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
布魯諾·鮑威尔和埃德加尔·鮑威尔兄弟——費爾巴哈）

注釋	783
人名索引	884
后記	912

普列汉諾夫在 1904—1913 年的 著作中对唯心主义的批評 和对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 的捍卫(緒論)

普列汉諾夫的《哲学选集》第三卷中刊载的著作，主要是他在 1904—1913 年写成的。本卷中收集的大部分作品，其鋒芒都針對着唯心主义，特别是馬赫主义和造神說，即普列汉諾夫所說的“资产階級在理論上的反动”。普列汉諾夫以巨大的論辯天才批評并揭露了唯心主义理論的无根据性和反动本质。第三卷中收集的著作有：《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問題》(1908年)，在这部作品中普列汉諾夫論述了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辯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战斗唯物主义》(1908—1910年)，这是一部批評馬赫主义哲学并捍卫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作品；《論俄国的所謂宗教探寻》(1909年)，这篇作品反对造神派和寻神派的宗教世界观；《胆怯的唯心主义》、《昂利·柏格森》、《評亨·李凯尔特的一本书》，是批評哲学和社会学領域中一些时髦的资产階級唯心主义流派的；另外还有一系列关于西欧哲学史、社会主义學說史問題以及关于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著作和其他几篇著作。

这些著作是普列汉諾夫在他轉变成孟什維克以后发表的。大家知道，从1903年年底起，普列汉諾夫就成了孟什維克。在二十世紀初，世界革命运动的中心移到了俄国，这里发生了帝国主义条件

下的第一次革命，即1905年革命；当时的普列汉诺夫不能担当起革命思想家的使命。他在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的根本问题上同列宁发生了分歧。普列汉诺夫忘掉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不理解工农联盟的意义，不正确地估计了俄国资产阶级的作用，因而就不可能揭露后者的反革命本质；普列汉诺夫反对准备和进行1905年的武装起义，而在莫斯科的十二月武装起义之后，他说：本来就不应该拿起武器。不错，在反动的年代里，普列汉诺夫也反对了革命的敌人——主张解散工人阶级政党的取消派。正是在这个时期，列宁、布尔什维克认为有可能同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护党派”集团缔结原则联盟，并在实际上缔结了这个联盟。可是普列汉诺夫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并在1914年彻底转到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方面去，反对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普列汉诺夫之所以在政治上堕落，从革命活动家和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家一变而为孟什维克、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敌人，首先是由于他不理解新的历史时代——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性质和特点。在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提上日程的帝国主义条件下，普列汉诺夫在估计新的革命斗争事件时，常常使用类比的方法，把新的革命斗争事件同旧的资产阶级革命加以类比。他不能估计着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的新条件来创造性地分析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在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面对着的是资本主义垄断组织，这就要求前者采取新的斗争形式和斗争方法，要求有更高的革命组织性和群众的创造主动精神，要求加强党的组织作用和领导作用。

普列汉诺夫虽然在许多方面具有第二国际首领们的通病和政治观点的局限性，但同时与他们也有所区别，这就是他对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他跟各式各样的资产阶

級唯心主义派別进行了不倦的斗争。俄国 1905 年革命后,反革命势力在各条战线上展开了全面进攻,其中包括思想体系的领域,当时普列汉诺夫对资产阶级思想在哲学、社会学、艺术、文学和其他社会精神生活领域中的各种表现展开了坚决斗争。用列宁的话来说,普列汉诺夫当时集理论上的激进主义和实践上的机会主义于一身。在这个情况下,正如实际生活中有时所发生的那样,政治观点的改变并没有立即自动地导致哲学世界观的根本变化。普列汉诺夫在策略上转向了机会主义方面,成了孟什维克,在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和动力、工农联盟等等这样一些科学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背离了革命理论。作为孟什维克的普列汉诺夫在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不能不影响到他的哲学观点,有时甚至使他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过即使在这个时候,普列汉诺夫仍然不失为一个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家,仍然是捍卫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战士。即使在这个时期,普列汉诺夫仍然继续(虽然不是始终如一地)捍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则,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根本问题作出了深刻的分析。

普列汉诺夫即使在 1904—1913 年这一期间,仍然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许多敌人,反对唯心主义的各种流派,从而保卫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运动,使之不受马赫主义者、造神派、寻神派和其他唯心主义派别的反动影响。

列宁对普列汉诺夫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斗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他的哲学著作对于捍卫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着重大的意义。

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908年)一文中写道:“……在国际社会民主党中,普列汉诺夫是从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过修正主义者在这里大讲特讲的庸俗不堪的滥调的唯一马克

思主义者。这一点所以必须坚决地着重指出，是因为现在有些人极其错误地企图以批判普列汉诺夫在策略方面的机会主义为幌子来偷运陈腐反动的哲学垃圾”^①。因此，列宁不止一次地建议我们研究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著作，这不是偶然的。

普列汉诺夫尽管在策略方面是机会主义的，但是他为批判马赫主义这样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化了许多力量。他狠狠地批判了俄国的马赫主义首领——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在《战斗唯物主义》一文所包括的答波格丹诺夫的第一封信中^②，普列汉诺夫写道：“我们的许多外国同道者，如像我的朋友考茨基，以为不值得为您及类似您的理论上的修正主义者们在我国所传播的那种‘哲学’而争吵，他们是大错特错了。考茨基不知道俄国的情况。他忽视了现在在我们先进知识分子队伍中起了十足破坏作用的资产阶级的理论反动，在我国是在哲学唯心主义的旗帜之下进行的，因为这个关系，那些实质上是唯心主义的，同时又冒充是没有任何形而上学前提的自然科学最新成就的哲学学说，对我们就特别有害。同这样的学说斗争，不仅不是多余的，而且是完全应该的，正如抗议反动派‘重新估价’俄国先进思想长期努力所获得的成就是应该的一样。”^③可是普列汉诺夫反对马赫主义的斗争带有维护孟什维克派别利益的某种痕迹。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企图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布尔什维克跟马赫主义有联系。他认为，在哲学方面，列宁甚至跟马赫主义者“和平共处”。但是这种说法是极不正确的。普列汉诺夫的政治上的派别利益使他迷了心窍，走到错误的道路上去。因此，列宁写得很对，“在普列汉诺夫反对马赫

① 《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5—16页。

② 原文如此，应为第三封信。——译者

③ 本卷，第334—335页。

主义的意見中，与其說他关心于駁斥馬赫，不如說他关心于給布尔什維主义带来派別危害。”^①但是，如果以为，普列汉諾夫在成了孟什維克以后就沒有反对馬赫主义和造神說，沒有为捍卫馬克思主义哲学而斗争，那就不正确了，这一点列宁也不止一次地說到过。

值得指出，普列汉諾夫在1908年11月26日致費·伊·唐恩的信中批判孟什維克瓦連廷諾夫、尤什凱維奇之流的馬赫主义时写道：“我从不以为……我們可以在合法刊物上同瓦連廷諾夫、尤什凱維奇以及其他半馬克思主义的卑鄙家伙携起手来（請勿責备我过去沒有这样尖銳地罵过他們，我一直确是这样想的）……您想往哪里写可以悉听尊便，但是先要跟那些給馬克思主义带来異端因素的人划清界綫。在我看来，必須同半馬克思主义者瓦連廷諾夫、波特列索夫等人划清界綫。我认为不能根据波格丹諾夫是布尔什維克而尤什凱維奇是孟什維克这一点就对前者严、对后者寬……在我看来，布尔什維克陣营中的異端邪說并不比孟什維克陣营中的異端邪說更要坏些……二者我都要迴避”^②。

普列汉諾夫反对馬赫主义、造神說和其他各色各样唯心主义的斗争，是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重大事件。有人說，普列汉諾夫在反对馬赫主义时只不过敷衍塞責地写了几篇无足輕重的文章。这种說法不能认为是正确的。这种說法是同列宁对普列汉諾夫在反馬赫主义斗争中的作用的估計不吻合的。普列汉諾夫並沒有逃避这场斗争，他写了許多反对馬赫主义哲学的有价值的著作；这些著作中深刻地批判了俄国的馬赫主义者以及他們的外国老师——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唯心主义观点。

后来，在1914年5月，列宁在《不知道自己希望什么的普列汉

① 《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76頁注①。

② 普列汉諾夫紀念館档案。參看《普列汉諾夫全集》，第19卷，俄文版，第89頁。

諾夫》一文中写道：“可怜的普列汉諾夫不知不觉地滚进了反馬克思主义的知識分子小集团，滚进了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廢墟，这个地方是一片混乱和涣散的状态，是进行派別活动的場所，他們想破坏团結了两年的真理派的数千个工人团体的統一。

我們对普列汉諾夫表示惋惜，因为凭他同机会主义者、民粹主义者、馬赫主义者以及取消派的斗争本应该得到更好的結果的”^①。

普列汉諾夫出面反对馬赫主义是稍微晚了一些，但是，尽管如此，他这一行动却有着重大意义。当时波格丹諾夫、卢那察尔斯基、尤什凱維奇、巴札罗夫和其他的俄国馬赫主义者，正企图用各种各样詭譎的術語和“新的”字眼，諸如“世界的要素”等等来掩盖自己观点的唯心主义本象。这些人同时却伪善地声称自己是馬克思主义者，是用新的原理来“加深”和“补充”馬克思主义哲学。其实，馬赫主义的唯心哲学是同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对立的。普列汉諾夫尖刻地嘲笑了波格丹諾夫及其冒充为馬克思主义哲学的馬赫主义哲学。普列汉諾夫在他的著作《战斗唯物主义》所包括的答波格丹諾夫的第一封信中写道：“您已經不是一个馬克思主义者，您却一定要我們馬克思主义者把您认成自己的同志。您使我想起来格列卜·烏斯賓斯基的小說中的母亲，她写信給她的儿子說，因为他住得离她那样远，又不回来看她，她就要到警察局去申訴，要求局长能把她‘押解’去和她的儿子‘拥抱’。烏斯賓斯基小說中那个受到母亲恐吓的小市民，想起这种恐吓时就不禁流泪。我們俄国的馬克思主义者們是不会为这类事情哭泣的。但是我們不妨对您坚决声明，我們要完全行使我們和您划清界限的权利，不論您和任何

① 《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11頁。

別人都是达不到被‘押解’来‘拥抱’我們的目的的。”①普列汉諾夫在同一封信中写道：“……您和我是两个完全相反的世界觀的代表。既然我要維護我的世界觀，您對我說来就不是同志，而是最坚决的和最不可調和的敌人”②。

俄国的唯心主义者——馬赫主义者，继他們的老师馬赫和阿芬那留斯之后，认为物质的物体并非客观地、不依赖于人們的意識而存在于现实之中的，而只存在于人們的感觉和意識之中。正如普列汉諾夫所指出，波格丹諾夫重复着馬赫的一个論点：不是物体唤起感觉，而是感觉的复合組成物体。这个陈腐的唯心主义的濫調，早就由貝克莱主教唱出来了。普列汉諾夫指出，真正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哲学所站的立場是不一样的：“我們所說的物质的对象（物体），就是那些不依赖于我們的意識而存在的对象，这些对象在作用于我們的感官时唤起我們一定的感觉，而这些感觉反过来又成为我們关于外部世界，即关于这些物质对象以及它們的相互关系的观念的基础。”③

馬赫主义对这个問題的見解，即把物质現象当作感觉的复合的看法，是与自然科学的基本結論相矛盾的唯心主义观点。波格丹諾夫只不过多少“补充了”馬赫的話；他在談到客观現象时說道：它們不存在于单个人的意識中，而存在于人們的集体意識中，人們的意見和思想是約定俗成的，这也就构成人們經驗的基础。在波格丹諾夫看来，物理世界的客观性，就在于它具有普遍意义，这一点表现于人們意見和观念的共同性、一致性之中。从这一点出发，波格丹諾夫把真理看作是人們的經過社会組織和約定俗成的思想

① 本卷，第224頁。

② 本卷，第221頁。

③ 本卷，第250頁。

經驗。所有这一切都沒有改变波格丹諾夫的唯心主义观点的实质，因为在这种观点下，並沒有触动他的主要的唯心主义論点，即物质的物体和現象是感觉，而不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識、人的經驗而存在的客观实在。普列汉諾夫根据自然科学的材料和結論給予波格丹諾夫的这个論点以致命性的批判。普列汉諾夫写道：“……大家知道，在地球上曾有过沒有人的时候。既然沒有人，那末，显然也不会有人們的經驗。但是那时候地球毕竟是有的。这就是說，它（也是个自在之物！）是存在于人类的經驗之外的……当主体还没有，或者当它已消灭时，客体亦不失其存在。凡是不把現代自然科学的結論认为是空話的人也必須承认这一点……”^①

普列汉諾夫还尖銳地批判了許多实证派唯心主义者如約·彼得楚尔特等人的不彻底性。他們一方面承认自在之物的世界不依赖于人們而存在，同时又說世界只是为我而存在。但是最后，彼得楚尔特仍然得出了这样的結論：对象的不依赖于我們观念的存在，只是它在別人观念中的存在。普列汉諾夫写道：“因此，彼得楚尔特本人也不能不归入唯心主义者之列。但是他的唯心主义沒有意識到自己本身，而且害怕自己的本质。这是一种无意識的、胆怯的唯心主义。”^②今天的实证論者当中还有很多这样的唯心主义者。

普列汉諾夫也猛烈地抨击了唯心主义及其变种馬赫主义对空間和時間的反科学解釋。普列汉諾夫說：“如果空間和時間只是我所固有的直观（Anschauung）形式，那末，当还没有我的时候，显然也就沒有这些形式，即不存在時間和空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要說伯利克里生活于先我很久时代，我的話就毫无意义。”^③普

① 本卷，第254—255頁。

② 本卷，第520頁。

③ 本卷，第559頁。

列汉諾夫证明了現代科学同这样的观点毫无共同之处。

普列汉諾夫在反对馬赫主义的斗争中，揭露了馬赫及其俄国門徒的唯心主义認識論是站不住脚的，并且用認識論问题的科学观点与它相对立。在这个問題上，普列汉諾夫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承认客观存在的世界。人的感觉和意識使人有可能認識现实的現象和对象，結果“自在之物”变成了“为我之物”。普列汉諾夫写道：“除了通过物体所給予我們的那些印象而得到的知識以外，是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知識的。所以，假使我承认物质只是通过它在我們身上所喚起的感覺才為我們所知，那末，这完全不等于說我是在宣布物质是某种‘不可知的’和不可認識的东西。相反，这是說，第一，它是可認識的；第二，人类認識它的程度取决于人类通过……印象而熟悉它的各种屬性的程度。”①

但是，在这个极其重要的問題上，普列汉諾夫多少有些脫离了馬克思主义認識論而偏到不可知論方面去了。普列汉諾夫在認識論上犯了一个錯誤：贊成赫尔姆霍茨的“象形文字論”，他把印象、感觉看作是符号，而不把它們看作是事物的反映、复写。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一书中对这个錯誤作了严厉的批評。整个說来，普列汉諾夫仍是站在馬克思主义認識論的立場之上，而且不止一次地尖銳批評过不可知論。后来他放棄了“象形文字論”。1908年，普列汉諾夫在《战斗唯物主义》这一著作中写道：“……在我的《費尔巴哈》譯本的新版（1905年在国外出版，1906年在國內出版）中，我曾声明：虽然我仍然同意謝切諾夫在这个問題上的观点，但是他的術語（印象——事物的符号。——阿·馬斯林注）在我看来有一部分是模糊的”，“……我在1905年就反对謝切諾夫的術

① 本卷，第257頁。

語”^①。应当指出，普列汉诺夫硬扯上謝切諾夫是不对的，因为后者从来都不是不可知論者。但是普列汉诺夫极其巧妙地揭露了包括波格丹諾夫在內的馬赫主义者的不可知論的无根据性；波格丹諾夫侈談人的經驗，侈談人的观点的約定俗成性，把它們說成是人类知識的真理性的标准，用这些高談闊論来掩飾自己的不可知論。約定俗成的經驗决不能认为是真理，因为并非一切具有普遍意义的和相同的即約定俗成的意見和观念都是合乎真理的和正确的。例如，大家知道，宗教感情和宗教观点現在也是不少人所具有的，但是这些观点并不因此而就是正确的和可靠的。普列汉諾夫公正地指出，在馬赫主义者波格丹諾夫看来，就連野鬼和家鬼也都是实际存在的，而且关于它們的观念都是可靠的。普列汉諾夫写道：“波格丹諾夫先生，無論您怎样兜圈子，您是摆脱不掉家鬼和野鬼的。只有关于經驗的正确学說才能‘帮助’您摆脱它們，而由您的‘哲学’到这个学說，就像到天空的星星那样遙远。”^②

普列汉諾夫在捍卫和論证馬克思主义的認識論的同时，往往也发表了一些不正确的意見。他在有些場合把馬克思的唯物主义跟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等量齐观，而不理解，馬克思的認識論同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者的認識論的区别在于：前者以辯证的方法为基础，并把实践包括进来作为認識的基础和标准。因此，决不能同意普列汉諾夫的下列論点：“……馬克思的認識論是直接從費爾巴哈的認識論发生出来的，或者要是你願意的話，也可以說馬克思的認識論实际就是費爾巴哈的認識論，只不过因为馬克思做了天才的修正而更加深刻化罢了”^③。

① 本卷，第233—264頁。

② 本卷，第299頁。

③ 本卷，第146—147頁。